

1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概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这一命题是指：从一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就是要探讨我国如何从原有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上来。本章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①经济增长方式；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③研究意义和重点。

1.1 经济增长方式

1.1.1 经济增长的含义

在经济学的概念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潜在的国民产量，或者，潜在的实际 GNP 的扩展，生产的经济实力的扩

展”^①。换言之，所谓经济增长，就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产品和劳务量的增加（即用货币形式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快慢，通常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来衡量。

就一般意义而言，经济增长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由此可见，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对经济增长的系统研究则是随着近代经济学的形成和成熟才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近代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经济增长（财富的增加）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将经济增长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但明确界定经济增长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哈罗德从经济发展的各种现象中，特意抽出国民收入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并冠之以经济增长的名称^②。自哈罗德提出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以来，尽管后人的有关定义在文字表述上不尽相同，但其内涵都无出其右，分歧不大。不过，在有关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概念上的趋同。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人们最初是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的。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二者的区别，并认为区分二者是有益的。比如，金德尔伯格认为：

^①萨缪尔森：《经济学》，132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②方甲等：《西方经济发展理论》，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间投入分布的改变。”^① 换言之，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窄，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宽，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鉴于理论和实践中过于注重 GNP 的增长而忽视了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等内容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修正经济增长概念来改变经济增长的片面性，明确表示经济增长应包括发展的内容。比如，库茨涅茨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② 这里的“制度”指的是法律和经济、分配等体制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显然，这个定义已十分接近经济发展概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也主张经济增长概念不仅应包括量的含义，而且还应包括质的方面，即在经济总量或人均 GNP 增长的同时，还应涉及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福利相关的变化。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经济增长中的“经济”一词，并非专指某一部门、行业中的

①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5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转引薛进军：《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载《经济学动态》，1996(7)。

经济，它是一个从各个部门、行业、企业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宏观概念。

(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不仅与使用价值量的变化有关，而且与价值量的变化有关。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问题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可能与经济增长的内容——物质财富大多不通过价值来表现(实现)有关。因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增长倍受人们关注的社会历史背景。

(3) 在古典经济学中，物质财富的源泉只能是生产要素(劳动和生产资料)。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愈益表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非只有生产要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产力方面的因素。不仅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当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劳动者、生产资料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被生产函数所量化。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分析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致的。第二类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与生产力因素相比，虽然这一因素只能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因素也会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包括：增强或削弱生产要素的投入强度；提高或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等等(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显著例证)。在当代经济学中，制度因素、意识形态的作用已愈益被纳入经济增长的考察之中，显然有利于纠正忽视第二类因素的偏颇。

1.1.2 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

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的。就我国学术界来看,目前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

(1) 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增长的途径或手段。如:经济增长方式是“具体考察经济产出总量扩大的部分是通过什么途径或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的”^①;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能力和产量增大的方式”^②;“对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如果作一最简明的诠释,那就是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③;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应是指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具体模式”^④;“所谓增长方式是增长的实现方式”^⑤。

(2) 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增长的机制。如: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统称”^⑥;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总体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构成、增长制

① 钟贤宾:《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理性思考》,载《学术月刊》,1996(8)。

② 陈英:《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若干问题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1997(2)。

③ 李成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战略意义》,载《学术月刊》,1997(2)。

④ 李林杰:《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目标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载《河北大学学报》,1997(2)。

⑤ 吴敬琏:《我国经济转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载《中央党校报告选》,1996(8)。

⑥ 见《经济日报》,1996 年 3 月 1 日。

度及其路径”^①。

(3) 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方式。如：“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②；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法”^③；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④；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⑤；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状况及其配置和使用方式”^⑥；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生产力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和组合、使用方式”^⑦。

(4) 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增长方式的具体类型。大多数论者并未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出明确的定义，而是把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表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在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关文献中，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常常被表述为成对的类型，如：粗放型与集约型，外延型与内涵型，速度型与效益型，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粗放型与内涵集约型，数量速度型与质量效益型，等等。有人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应改为“经济增长类型”；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

① 周振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载《经济研究》，1996（10）。

② 魏礼群：《转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载《解放日报》，1995年10月16日。

③ 《现代企业报》，1996年3月6日。

④ 肖永年：《关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载《理论前沿》，1996（18）。

⑤ 夏兴园：《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载《经济研究》，1997（1）。

⑥ 赖泽源：《对经济增长方式几个理论问题的初探》，载《当代财经》，1997（4）。

⑦ 秦正芳等：《试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大条件》，载《福建论坛》，1997（3）。

中曾使用 ‘Growth—pattern’ 一词。不知国人所说的 ‘经济增长方式’ 是否由 ‘Growth—pattern’ 而来。Pattern 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但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词。把 Pattern 译成 ‘方式’ 是比较勉强的，译成 ‘类型’ 似更贴切些。^①

虽然上述不同的理解是 “仁智互见”，其分歧要走向统一尚有待时日，但比较之后恐怕也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把经济增长方式表述为增长的手段和途径，与 ‘定义’ 本身的要求不符。按照定义的要求，定义的内容应当既能描述概念的表象，又能揭示出概念的本质内容。把经济增长方式定义为 “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 “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生产效力和产量增大的方式” 等等，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并未恰当地揭示出概念的本质内容。

其二，不应将经济增长方式的 “类型” 等同于经济增长方式的 “内含”。“粗放型与集约型” “外延型与内含型” “速度型与效益型” 等等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而不能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抽象概念。换言之，尽管这些不同类型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内容，但任何一种具体的类型都不具有能够高度概括经济增长方式内含的能力（正如中国人或美国人不能等同于 “人类” 这一抽象概念一样）。在许多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文献中，不少论者常常就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含到底是哪一组类型争论不休。显而易见，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倘若我们把这些关涉经济增长方式 “类型” 的争论用来厘清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含，其结果只能是 “不得要领”。

^①余永定：《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与实践》，载《改革》，1995（6）。

其三,比较而言,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增长的机制”,或“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方式”,恐怕要合理一些,因为这两种表述揭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在于“增长的机制”或“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方式”。其实,这两种表述并无本质不同,因为增长机制说到底是由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规则决定的。不过,鉴于后一种表述比前一种表述更简洁、通俗易懂,故我们主张把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方式”,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

1.1.3 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在我国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不同的理解,人们排出了以下各种不同的划分类型:粗放型和集约型,外延型和内涵型,数量型和质量型,速度型和效益型,内向型和外向型,轻型和重型,物质资本依托型和人力资本依托型,等等。尽管有关“类型”的划分还有很多,但就现有的争论来看,学术界在“类型”划分上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粗放型和集约型这组概念展开的,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的理论渊源。对于外延型和内涵型这组概念的理论渊源,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公认这组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但是,对于粗放型和集约型这组概念的理论渊源,学术界却有三种不同看法 其一,认为‘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又译外延增长)和‘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又译内涵增长)是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创造出来用以分析苏联经济增

长方式的概念’^①。其二,认为‘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这两个用语最早起源于农业经济学,后来才被‘引申到其他方面’,所以对这两个词语的‘正宗’解释只能追溯到农业经济学中去”^②。其三,认为‘粗放’和‘集约’既不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才创造出来的概念,也不是起源于农业经济学,“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粗放’和‘集约’的概念”;可见,‘粗放’和‘集约’的概念的提出至少可追溯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该书初版于 1817 年)^③。

(2) 粗放型与集约型概念的区别。一种观点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投入方式,不同‘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增加投入,而在于增加投入的方式不同”^④。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主要依赖资源和原材料投入,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点则是大量使用劳动和资本。^⑤“粗放经济增长是指不断地将投资的绝大部分投入新的经营场所而实现的速度型的经济增长。集约经济增长是指不断地将投资的绝大部分投入原有生产经营场所而实现的效益型的经济增长。”^⑥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效率”的不同:“粗放型增长方式指的就是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资本、

①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载《经济研究》,1995(11)。

②崔援民等:《粗放和集约若干理论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1)。

③奚兆永:《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载《经济研究》,1996(5)。

④白永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载《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 年 5 月。

⑤崔援民等:《粗放和集约若干理论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1)。

⑥戴武堂:《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规律》,载《中南财大校报》,1996(4)。

劳动的投入，而不主要靠技术的改进……。而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指的是产出的增长主要靠革新工艺、改进设备、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而不主要依靠扩大资本和劳动的投入”。^①“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并主要通过大量增加这些资源量的简单扩张来推动某一时期的髙速度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最优配置和使用资源等措施，以资源的内涵增加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②“单纯或完全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生产效率没有任何提高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增长；不论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与否，增加多少，只要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增长。”^③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稀缺资源’的不同：‘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都是在效率原则支配下，对资源稀缺性的反映，根本不存在粗放经营不讲效率的问题；相反，如果把集约经营置放在粗放经营的条件下，亦是最没有效率的经营方式。有效无效的关键在于是否发挥了资源优势’。此外，‘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和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其目的并不一样：本来意义上的粗放经营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追求效率的体现；而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不讲效率，只是为了追求利益和速度’；‘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和传统

①宋则行：《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投入产出效益》，载《经济研究》，1996(5)。

② 夏兴园等：《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载《经济研究》，1997(1)。

③ 袁文平：《经济增长类型的科学划分》，载《财经科学》，1997(1)。

体制下的粗放经营所以有上述不同，根源在于体制”^①。

(3)能否用‘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来界定粗放型和集约型。一种观点认为，粗放与集约这组概念与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组概念的内涵相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曾经把苏东学者使用的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相比较。他指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宁愿采用另一对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达。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相同的。”^②“所谓‘粗放增长’指的是依靠投入要素的数量增加实现的增长，‘集约增长’指的是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的增长。”^③“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量增加起重要作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次要作用的，可以称作粗放型增长方式；而要素生产率提高起主要作用的，要素投入量增长起次要作用的，可以称作集约型增长方式。”^④另一种观点认为，粗放型和集约型这组概念不能对应于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组概念：“把‘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划分联系起来，不仅不符合这一对概念提出的历史，而且两者在语义上显然也是不同的”；要素

① 李义平：《两种不同性质的粗放经营》，载《财经科学》，1996(6)。

② 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载《经济研究》，1995(11)。

③ 梦林：《‘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有待澄清》，载《改革》，1996(3)。

④ 宋则行：《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投入产出效益》，载《经济研究》，1996(5)。

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总是相伴发生的”，“一方面要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又要不增加任何要素的投入,这样的‘集约’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①；粗放增长是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但是,集约增长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如棉纺织业劳动者和机器设备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中消耗的棉花必将大量增加,这里没有投入的增加能实现集约增长吗?’^②

(4)粗放型和集约型是否可以与外延型与内涵型重叠。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组概念可以重叠:“Extensive(粗放)和 Intensive(集约)词干是一样的,都是 tensive,有拉紧、紧张的意思 两个词的不同在于词头,一个是 Ex,一个是 In,前者是向外,后者是向内 联系起来看 Extensive 是向外用力, Intensive 是向内用力,前者是扩大、拓展、外延的意思,后者是密集、深化、内含的意思……。‘粗放’其实就是‘外延’,‘集约’就是‘内含’,它们不过是同一对外文词汇的不同汉译而已。”^③ “从两类扩大再生产引起的经济增长结果来看,外延扩大再生产引起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内含扩大再生产引起的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经济增长。”^④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两组概念不能重叠:“‘外延’和‘内涵’(extension 和 intension) 分别是指某事物扩展的数量的范围,和某事物所包含的属性而‘粗放’和‘集约’(extensive 和 intensive) 分别是指空间和

①奚兆永:《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载《经济研究》,1996(5)。

②袁文平:《经济增长类型的科学划分》,载《财经科学》,1997(1)。

③奚兆永:《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载《经济研究》,1996(5)。

④戴武堂:《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规律》,载《中南财大校报》,1996(4)。

时间的广度和浓度（或强度）。因此，这两对词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① 粗放型和集约型“不是表达不同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表达不同资源配置的方式”，而外延型与内涵型则是表达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因此，两组概念不能相等。^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两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基本精神应该说分别与粗放增长、集约增长相类似，但似乎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误以为强调集约增长，就不需要外延扩大再生产了。”^③ “以现实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没有绝对的单纯的停留在低效益水平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也没有单纯的不扩充生产场所的内含扩大生产。”^④ “在外延扩大再生产时，既可能是粗放经营的，也可能是集约经营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固然需要集约经营……，但是也可能是粗放经营的”。^⑤

比较以上有关“类型”的争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虽然‘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理论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李嘉图，但明确提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的应当是苏联经济学家。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已不再限于李嘉图原来的本意了，其引申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农业

① 陈英，提交给《资本论》研究会第八次讨论会论文。

② 陈英：《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当代经济研究》，1997（2）。

③ 赖泽源：《对经济增长方式几个理论问题的初探》，载《当代财经》，1997（4）。

④ 卫兴华等：《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载《学术月刊》，1997（1）。

⑤ 董辅礪：《正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载《经济日报》，1996年4月8日。

经营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

其二，不能用“投入方式”的不同来把握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区别。尽管“投入方式”的不同的确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二者的“初始”区别，至于这种“初始”的区别是否带来“结果”的区别，最终还要看“效率”的不同。因此，效率的不同才是粗放型和集约型的本质区别。此外，用“稀缺资源”的不同来把握二者的区别也值得商榷。虽然历史地看，粗放经营未必就不讲效率，但“效率”总是一个比较概念。我们说集约型比粗放型更有效率，是将二者放在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把二者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分别考察，并得出“都有效率”的结论固然不错，但也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不错”。这种“不错”无助于我们真实地把握二者的本质区别。

其三，粗放型和集约型、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投入生产率提高、外延型和内涵型，这三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来，粗放型、要素投入量增加、外延型这三者之间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集约型、要素生产率提高、内涵型也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一般”并不是“一定”。就概念的准确和科学而言，正因为可能存在各种并非“一般”的负相关关系，故不宜将三组概念混为一谈。

其四，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类型”的划分属于实证研究（是什么），因此，理论上提炼出来的“类型”必须以现实中存在的“类型”为蓝本。客观地讲，学术界有关“类型”的划分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存在依据。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用粗放型和集约型来区分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比较科学：第一，这组概念具有历史性。粗放

型和集约型各自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科技进步程度和管理水平，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第二，这组概念具有普适性。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划分不受时空的限制，是一组涵盖面最广的增长方式类型。第三，这组概念具有针对性。粗放型增长方式恰恰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采用这组概念对于我国的现实有较强的针对性。

1.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

1.2.1 何谓“转变”

何谓“转变”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要转变；二是转变什么；三是怎么转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曾进行过三次大的讨论。这三次讨论得出了以下重要共识：其一，传统的增长方式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其二，必须从外延或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或集约的增长方式；其三，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和双重体制并存的产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党中央提出“两个转变”的任务，我国学术界在前三次讨论共识的基础上，又展开了第四次大讨论，并在何谓“转变”的问题上得到了如下进一步深化。

1. 为什么要转变

与前几次讨论不同，这次讨论并未把转变的必要性局限在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声讨”上，也没有把研究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对国

内经济发展的考察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比较上，而是力图用更为理性的分析代替感性的批判。许多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换言之，必须用‘经济规律’来解释‘为什么要转变’。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规律的客观性在于其一，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其二，资源有限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原因；其三，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趋势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①有的论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规律要求主要有其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其二，市场规律的要求；其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②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依据可概括为五个规律：其一，要素替代规律其二，结构转变规律其三，速度变化规律其四，机制更新规律其五，效益提高规律。^③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增长的转变取决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总体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④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是由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主要有：其一，自然资源的禀赋和开发利用程度；其二，

① 戴武堂：《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规律》载《中南财大校报》，1996（4）。

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理论研讨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7（2）。

③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理论研讨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7（2）。

④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理论研讨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7（2）。

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和素质状况；其三，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利用程度；其四，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其五，国民经济体制及其相关运行机制的作用状况等等。

2. 转变什么

与前三次讨论不同，这次讨论在关于“转变什么”的问题上，已不再满足于低水平地重复“从外延型或粗放型向内涵型或集约型转变”的老生常谈，而是更加注重对转变内涵的辩证认识。有的论者提出，在理解转变的内涵时，必须辩证地把握两种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相互间的关系：其一，确定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两种增长方式只能在比较中才能显示各自的优势；其二，交融、共处的关系，由于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而两种增长方式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其三，过渡性和阶段性的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只能在渐变的过程中，经济由量的积累而达到质的飞跃；其四，要素投入量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不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必要的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立起来。^①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一，转变是相对的；其二，转变是动态的；其三，转变是分层次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有关转变内涵的认识上应纠正如下偏颇：其一，不能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绝对化；其二，不能把内涵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完全对立起来；其三，不能在强调技术集约型的同时忽视劳动密集型的作用。

3. 怎么转变

与前三次讨论不同，这次讨论在有关“怎么转变”的问题上，已

^①赖泽源：《对经济增长方式几个理论问题的初探》，载《当代财经》，1997（4）。